

大学的故事

覃东 编著

恐怖学园



长

声音像出版社

恐怖学园

大学的故事

D A X U E D E G U O S H I



恐 惧 可 以 将 你 的 压 力 宣 泄 出 来

长春电影制片厂银声音像出版社

出 版:长春电影制片厂银声音像出版社

责任编辑:晓然

开 本:32 印张:9.5 字数:200 千

2002 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ISBN 7-88362-112-2

定价:18.00 元

ISRC CN-D16-0101-0/V·J9

(本书另有光盘出售,光盘定价:50 元)

目 录

PART 1 极度心跳的故事 1

PART 2 午夜时分的凶灵 77

PART 3 象牙塔下之怪谈 139

PART 4 青青校园鬼故事 197

PART 5 医科学院之惊悚 235

PART 6 经典传奇之幽灵 261

PART 1

极度心跳 的故事

照片上的女人

晚饭后,我按照约定在宿舍楼前等萍。

我们今晚约好去冒险。目的地就是校园最南端的那个小楼。我们都叫它鬼楼。

那个所谓的鬼楼原来也曾经是一个女生宿舍。关于鬼楼的一些传说都是由学生之口一代一代传下来的,五花八门。其中流传最广的一个,是说在文革期间,这个学校有一对恋人,本来很相爱,可是那个男为了自己的“进步”,主动揭发自己的恋人曾经说过的一些“政治反动言论”。结果那个女的无法忍受这样的事实,就在一次批斗大会之后,从那栋楼的顶层跳了下来。据说那个女鬼后来一直留连校园不去,似乎是不甘心,要等她的情郎出来问个究竟。传说虽然是传说,但是有名有姓,有地点,听上去也颇真实。但是我们来这里读书的一年之间,并没有遇到过什么怪事。甚至连各个大学里都不可避免发生的,因情事或因学习压力而导致的自杀事件都没有。那个所谓的鬼楼,在我们的眼里,只是一个破败的,贴了封条上了锁的老楼罢了。校园里这样废弃的老楼,也不只这一个。

今年大学开始扩招,生源一下子增加了几乎百分之四十。我所在的大学是面对全国招生的,来自什么地方的学生都有,即使把住在本市的学生都赶回家,宿舍也还是不够住。在几乎所有可以利用的空置的房间都被派上了用场之后,学校和宿管科打起了鬼楼的主意。昨天遇到班里几个男生,他们告诉我说鬼楼的锁和封条被拿掉了,已经有人开始在里面打扫卫生。新

生现在都在郊区的军营里参加军训,大概还有半个月,等他们回来就要搬进去住了。

老四压低了声音对我说:“丫头,我们哥几个昨天晚上到鬼楼里探险啦!”他的语调里掩饰不住的得意和兴奋。“鬼楼晚上不上锁,也没人把守。”

“哦?”我听了也兴奋不已,“里面有什么?快告诉我,都看见什么了?”

他故作神秘,“不告诉你,想知道自己去看。敢吗?”

“我有什么不敢?”我一点都不含糊,“去就去!”

“光凭嘴说啊,”老四说,“拿点纪念品回来吧,里边还有些东西没清呢。”

“A piece of cake!”我用英语课上刚学会的短语回敬他。

我的确很想去。我是一个非常有好奇心和爱冒险的人,总爱在平淡的生活中寻找刺激。当下就去约好朋友萍晚上一起探鬼楼。萍听说我的想法,吓得面色惨白。“你疯了吗?我不去,你也不要,太可怕了。”

“怕什么,有我呢。”我鼓励她。其实,天知道,我硬拉着她也不过是要找个伴壮胆。经过我几乎整整一天的缠磨,最后萍终于勉强地点了头。她说,“我去也好,管着点你,省得你天不怕地不怕地闯祸。”

萍比约定时间晚了一点出来。“手电筒带了吗?”我问。

“带了。”她说。看的出,萍很害怕,声音都在微微打颤。其实我的心里也有点紧张,但是更多的是兴奋,对于今夜的冒险,我有点迫不及待了。

10分钟以后,我们站在了鬼楼的前面。夜色下的这栋老楼房比白天看上去显得更加阴森可怖。两扇楼门一开一合,里面黑漆漆看不到任何东西。萍扯着我的衣袖,说:“咱们回去吧,我

害怕。”隔着衣服我都能感觉到她的手冰凉冰凉的。

其实我看着那月色下破败的楼房，心里也有点发憊。但是服输不是我的性格。我说：“都已经到这儿了，怎么能回去呢。让老四他们知道还不笑话死。跟我来吧，没事的。”

我一伸手，推开了掩着的半扇门。门轴发出许久没有润滑过的嘎吱声。我打开手电，朝里面照去。楼道里面的结构和我们现在住的女生宿舍差不多，印证了这里以前确实曾经是一个宿舍。我打着手电走在前面，萍跟在我的身后，楼道里寂静极了，只听见我们的脚步声，沙沙，沙沙。

正对着门口的是水房，一排水龙头在惨淡的月光下散发出金属色。偶尔，还滴下一滴水来，发出的微小的声音在那样的情境之下听起来，却象是大炮的轰鸣。一定是白天宿管科的人来修理过水管了。我想。

水房左边是厕所，门口挂的牌子歪到了一边。厕所是校园鬼故事最经常发生的地方了，当然要进去看看。我拉着萍走进。狭小的空间内几乎伸手不见五指，我用手电上下扫了一圈，看见几乎所有的角落都积满了蜘蛛网，地上横七竖八地放着几把笤帚。厕所的隔断有的已经没有了门，有门的也都是掉了半边，歪斜在墙边。萍坚持不肯再进一步，无奈，我只好退了回来。

我们沿着走廊向右走。那里是一间间的宿舍。我推开头一间的门，屋子里的一景一物映入我们已经开始适应黑暗的眼睛。屋子的两边是两排双层的床，左边两个，右边一个，旁边是一个储物柜。

“真夸张，”我说，“这么多年了，还是用的同样的柜子。瞧，和咱们宿舍里的一样。”萍显然没有心思去研究这个，她用微微发颤的声音说：“还是走吧，转了一圈也够了。”

我正想开口表示反对，但要说出的话被我们接下来听到的

一个声音截住了。

我们听到了脚步声！那脚步声从走廊的方向传来。沙沙，沙沙，虽然是轻轻的，但在寂静无声的夜里听得很清楚。那的确是脚步声，而且，是在越来越近地向我们所在的这间屋子走来！

我浑身的寒毛一下子炸了起来，下意识地熄灭了手里的手电。萍也肯定听到了那个声音，月色下她的脸苍白如纸。我们站在原地，大气也不敢出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听着那声音渐渐近了，但是自己的手脚象是脱离了身体，一动不能动。脚步声到了门前，停顿了一下，然后门被缓缓地推开了。我们眼睁睁看着那扇门被慢慢地推开。一点点，一点点……在门被完全推开的一瞬间，我不知道哪儿来的勇气，一下子拧亮了手里的电筒，同时不可抑制地发出了一声大叫。

发出惊叫的不只是我一个人，进来的那个家伙叫的声音比我还高。手电昏黄的光柱里我看见一张同样充满恐惧的脸。却原来是同班的女生小晴！

“会吓死人的！”我恼怒地说，惊魂甫定，一颗心咚咚地不住猛烈狂跳。

“谁吓死谁啊？”小晴看来也是受惊不浅。“你们也跑这里来啊，怎么事先不说一声呢。”

萍说：“谁都别吓谁了，快回去吧。”她嘟囔着，“就不该来。”

“回去了，回去了。”小晴边说边转身朝外走，“就是一个破楼，什么也没有。”我和萍跟在她的身后向外走。但是走到楼门口的时候，我突然改了主意。我说：“你们先回去吧，我再到楼上看看。”

萍显然被我的这个突如其来的决定吓坏了，她说：“你疯了吗？别去，求你了。”小晴说：“我看她是有毛病了，也不嫌脏，这楼里到处都是土。别理她，萍咱们走。回去睡觉。”

萍迟疑着站在那里。说实话,我不希望她走,我一个人留下还是多少有点害怕,但是好强的心理让我说不出挽留的话,再说她胆子小,我不想太为难她。萍看了我一眼,她了解我,知道不可能说服我。

最后萍叹了口气,说:“小晴你先回去吧。”

“两个神经病。”小晴丢下一句话,就走出了楼门。

我很高兴萍能留下陪我,她一向胆小,平时我们讲鬼故事她都躲开不听。今天能为友谊牺牲真让我感动,虽然我猜这可能也是因为她不敢一个人在晚上走向宿舍。小晴和我们住在不同的宿舍楼里。

萍显然是很不情愿留下的,她一边上楼,一边埋怨我为什么还没闹够。我说:“小晴一个女的都敢来,我们是两个人,那岂不是输给她了。人家连手电都没带。”

“再说,答应了老四要拿点东西回去做纪念的。”我说。萍一下子停住了脚步。她用恳求的目光看着我,“不要那样,”她说,“我听说动了鬼的东西,会惊扰她的。”萍的话让我浑身一哆嗦,她就那么赤裸裸地说出了那个字,在这样的情境下,这个字眼让我不寒而栗。

“哈哈,”我掩饰地干笑了几声,“我还以为你是无神论者呢。放心吧,没有鬼的。都是自己吓唬自己,象刚才遇到小晴那样。”她叹了口气,我拉起她的手继续往楼上走,我们两个人的手全都冰凉如铁。

这个楼一共有四层,我把萍连拖带拽地拉到了最高一层。我看着萍苍白的面色,忽然想吓唬她一下,我说:“知道为什么来这儿吗?听说那个女鬼当年就是从这一层跳下去的。”我说完就有点后悔自己的残忍了,因为我看见萍几乎被我吓哭了,眼里竟然浮现了盈盈的泪光。

她双手抓住我的胳膊，企求似的说：“我们还是走吧，我一分钟都不想在这里呆了。走吧。”她楚楚可怜的样子让我心软。但是既然都已经走到这里了，不拿到点什么，岂不前功尽弃。

我安慰她说：“就走，就走。”

我指着走廊尽头的那间宿舍说：“去那间屋里看看就走。”那间宿舍，就是传说中那个女孩子跳下楼去的房间。

萍显然也是知道的，她畏惧地看着那间屋子的房门，说：“不要进去吧。”

我自然不会听她的，还是推门走了进去。

经过刚才在楼下和小晴相遇的惊魂，我的胆子变得大了一些。我用手电四下里照射着。这间屋子的布局和刚才楼下的那间除了朝向不同以外没有什么区别。杂乱肮脏的架子床，柜子，桌子。墙上还有几张不知什么年代的张贴画。尘土太厚，根本看不清画的内容，只看出十分的陈旧。我上上下下地搜寻着，琢磨着带点什么走。

萍显然很不适应这屋子里的一切，板着脸站在那里。“你闹够了没有，快走吧。”她显然是有点生我的气了。“好啦，好啦。”我也觉得自己折腾得有点过分了，“没意思，走啦。”

然而就在我转身的刹那，手电光所及之处，床底下的一样东西吸引了我的注意。“看，”我叫道，“看那是什么？”

那是一个本子，静静地躺在靠窗的床下一个不为人察觉的角落。我象发现了宝物一样，一下子跳过去，伸手把它抓在手里。萍恳求道：“还是别乱动这屋里的东西吧。我最后说一遍，你把它放回去吧。”说着伸出手来似乎要把那个本子抢过扔掉。

“怕什么。”我让过她，怕她再来抢，转身背对着她开始翻看。但是让我大失所望的是，那竟然是一个空本子，里面一个字都没有。

我觉得沮丧,但又一想,不管怎样,拿了这东西回去给老四看,也不算空手白来这一趟了。就在这时,一张纸片象一只蝴蝶一样地从本子里飘了出来。我手疾眼快一把抓住。

那竟然是一张照片!我的心被这突如其来的发现激动得砰砰乱跳。“萍你看!是张照片!”我叫道。照片的背面是两行字,用钢笔写着“槐梧惠存”,下面是落款:“玲。”然后是年份:1969年。

槐梧!玲!这不就是传说里那一男一女的名字吗!还有年份,1969,什么都对上了!真是太棒了!我为我自己的发现狂喜不已,如果把这张照片拿回去给老四他们看,一定把他们佩服死!

我小心翼翼地把照片翻过来。这是一张黑白的照片,带着那个时代的特定气息。是一张合影,照片上一男一女并肩站着。

我说:“萍你快看,这就是跳楼的那个女孩和她男朋友的照片。一定没错!”我将手电移近,以便更加清楚地看清照片上的两个人。

“看,他们穿的衣服多土气,这男的长得还挺精神的。这个女的也挺漂亮的。她…她…等等,”我的舌头突然变得不听使唤,双手开始发抖,手电光也随之颤动起来,“这个女的,这个女的,怎么长得……”

萍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,在这空旷的屋子里,她平时温柔的声音变得凄厉而阴森,她说:“怎么长得和我一模一样,是不是?”

恐怖食堂

我给大家讲的是我们学校三食堂的故事。

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是夏天,那会的北京还没有现在这么热,但凡爱美丽的女学生都已经早早的穿上了裙子。我们班里有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。叫刘晶。也是北京女孩,家里很富。所以穿着也很时髦。耳朵上老戴着一个她父亲从法国给她带来的耳环。亮晶晶的。很漂亮。

刘晶学习很用功的,在班里一般都是排到前三名。而且是英语课代表,我们发现她失踪的那天正好是上英语课。她没有来。

中午我们是在三食堂吃的饭,宫爆鸡丁。味道很不错,不知道为什么,我总感觉今天的鸡肉要比平常做的好。可能是因为食堂刚刚换了了厨师的缘故。

我为什么知道食堂刚刚换了厨师呢,因为我在学校的后勤做学生工作。原来的那个厨师老了,回老家去了。学校就又找了一个大厨师过来。听说这个厨师原来是北医的。

晚上我们还在三食堂吃的饭。我要了一个回锅肉。肉有瘦有肥。火候恰到好处,外焦里嫩。非常有嚼头。我那天一口气吃了有六两米饭。哈哈,现在吃饭说什么也吃不了那么多了。

第二天上课刘晶还是没有来。我们男生问起了女生这个事情。还以为她生了病,结果一问才知道。刘晶已经两天晚上没有回宿舍去睡觉了。大家给他家里打了一个电话。家里人也不知道,还以为她一直在学校里。

中午,我吃的还是宫爆鸡丁,肉丁很小,切的也很细。肉质

不错。厨师的手艺真不错,我准备回去向同学们推荐这道菜。

下午……我和后勤的老师一起来到三食堂突击检查卫生。看见了那个新来的厨师。很老实的一个人,站在那里不爱说话,一个人拿着把剁肉刀,不停的剁着一块在案板上的肉。那块肉的肉色很鲜艳,红红的。肉看上去有些长的,就象一个羊腿一样。我知道,学校里是不让买羊腿的,因为羊腿的肉比较贵一些。

在我转身的那一瞬间,我看见那个厨师从地下的桶里好象拿出了一条长长的腿。我没有看清楚。但是我感觉。他好象拿的是一条人腿。

因为我看见的有五个脚指头和一双在脚上的已经撕烂的袜子。

晚上又尝到了那为厨师的手艺。很棒。竟然能把狮子头做出这个味道来,简直是太鲜美了。那个味道,甭提了。那天我花了我平时两天的的饭钱来吃的狮子头,不错。真不错。

第三天,系里的老师也察觉到不对头,因为刘晶已经好几天没有来上课了。向学校的派出所报了案。

下午在几个食堂里放蟑螂药。我被叫了过去。带了几个学生。我挑选的放药地点是三食堂。因为我想和那个厨师说会话,对他说他做的菜很好吃。

没有看见他,只看见了案板上的肉和那把很大的剁肉刀。在地上的桶里放着满满一桶的肉。突然,阳光一闪,肉桶里有一丝光线直射到了我的眼睛,我避开了那道光线。弯下腰,看见了肉桶里的闪我眼睛的那个东西,是一个耳环,刘晶的那个耳环。

我把那只耳环从桶里拣了出来。亮亮的。很漂亮,突然脑海里想到一些什么。冲到了冰箱前。把冰箱门打开。

冰箱里,是刘晶的人头。圆圆的大眼睛紧紧的盯着我。在她的人头的下面,放着一张纸,上面写着:“酱猪头”。

第 123 条校规

师大在短短几天之内,自杀了数个人,对外宣称是因为情感问题,其实是有另外一个原因的……

在师大念书的学生都有一本蓝色的小册子,里面写着师大的 122 条校规,同样的校规也写在师大的文科楼的一楼大厅的一个木牌上——是金匾红字的那种。那个木牌是挂在墙上的,虽然没有人破坏,但是因为日久天长,早就有点面目全非了,那些用红漆写的校规早就有点模糊了。但是,让人感到诧异的是,木牌上,在第 122 条校规的下面,还有很大一个空白的地方,什么都没有写,看上去,似乎有点浪费。前几天我第一次注意这个木牌的时候,我们是去文科楼举行一个报告。我看见那个空白的位置时,开玩笑似地说:“哈哈,看来师大原来是有第 123 条校规啊,是不是违反的人太多了,干脆就取消了啊?”

带我们来的那个老师也哈哈大笑:“我估计是当年的那个木匠没有做好尺寸吧。”

同行的一个素来调皮女生,名字叫兰,有点不解:“堂堂师大的校规牌匾,难道当时就没有考虑到重做一个吗?”

老师也呵呵一笑,估计是答不上来了。这时,来接我们的工作人员已经来了,我们就终止了我们的讨论。

深夜,当我一个人在实验室整理今天的实验报告时,兰突然间走进来,她的脸色有点紧张,又有点兴奋:“你看,这是什么?”

她把一本类似于档案的东西放在我的桌面上,我看了一下,是我们系的学生的行政处分报告,我有点奇怪——现在我

们的这种档案一般都存在计算机里了,很少会用这种书面形式保存了,看来这个档案的年代还很久远。兰小心地翻到其中一页,指给我看,我看了一下——“63级1班1名学生,触犯第123条校规,给予行政警告,档案由本系保留。”

我抬起头来,眼神有点迷乱:“真的有第123条校规?”

兰肯定地点了一下头:“是的,而且这条档案跟其他的行政处分档案不一样,根本就没有这个学生的触犯校规过程的描述,而且没有检讨书,更不可思议的是,档案居然是由系方保留——任何一个学生在毕业之后都会带走自己的所有档案。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——处分上面没有名字!!!这个处分根本不能算是一个处分!!我在系档案室找过了——同样这样的档案在我们系一共有4个,除了这个以外,还有69级,72级,78级各一个,全部都没有名字!”

我的头脑有点乱了:“你想说什么?学校为什么要把一个不完全的校规挂出来?”

兰想了一下,也有点犹豫地说:“我目前还不能太肯定,但是我想如果继续追查下去的话,应该会有结果的。”

我有点好笑——我认为这只不过是这个学校的一个笑话罢了——代表着正版的学校规章制度居然少刻了一条。只是对于为什么我们的手册上的规章也只有122条,我自己有点说不上来,但是我认为,这一定不是什么太大的秘密。

第二天的中午,我刚刚回宿舍睡下,就听见兰在门外叫我:“大米!你在不在啊!?”

我无可奈何地起来,走到走廊上面,看见兰有点焦急地站在外面,手上提着一个红色的手袋,旁边站着一个穿红衣服的女生。兰看上去极度紧张,一看见我,就抓住我的手,转身就跑:“快!快快去!让你看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。”同时一边向我介

绍旁边那个女生：“月，外语 2000。”

我有点莫名其妙，但也隐隐约约觉得似乎有什么问题。当我被兰连拖带拉地到了实验室后，那个叫月的女生也气喘嘘嘘跟在后面。现在是午休时间，实验室里面当然没有人，我首先在实验里看见的，是一本看上去年代久远的本子，打开在桌面上。兰对我说：“你过去看看。”

我很奇怪地看了她一眼，走过去，看见打开的那一面的上面写着——“52 级 1 班 1 名学生，触犯第 123 条校规，给予行政警告，档案由本系保留。”

我有点奇怪：“这不是我们昨天看见了吗？”

兰看着我，一字一顿地说：“这是外语系的。他们有 7 个！——是我从月那边要来的。”

我愣住了——同时有两个系在这第 123 条校规上如此忌讳，是不是意味着背后有一个不小的秘密呢？我历来就是一个喜欢知道真相的人，所以我决定要找出真相：“我想，我们需要收集更多的资料，你们如果有办法的话，尽量再帮我查一些其它系的档案。”

兰和月对视一眼，马上答应了。我则坐下来慢慢研究那些档案，到了晚上 11 点半左右的时候，她们找到了除中文系以外的所有系的这类档案，我统计了一下，一共有 40 余条这种处分，而且模式全部一样——没有学生姓名，档案由系方保存。基本上每年都有触犯的人，绝大部分集中在了文科系，最早的一个是在 46 级，最晚一个是在 85 级……

我又从校园网上面到图书馆那边找到了这几年学生手册的内容，发现 85 级以前的学生手册上，同样没有第 123 条校规。我们三个人全部陷入了沉思。

我突然想起一件事，就问它她们：“你们为什么没有拿到中